

□李百川

当双雪涛笔下《平原上的摩西》被改编为电影《平原上的火焰》，这场从文学到影像的迁徙注定是一场充满张力的冒险。影片试图用火焰的意象串联起跨越三十年的爱恨纠葛，却因对原著哲学内核的消解与时代肌理的简化，最终让这场迁徙沦为一场失落的隐喻。火焰，这

一原著中承载着毁灭与重生双重性的符号，在电影中凝固为视觉奇观；而赫拉克利特“人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”的哲学命题，则因叙事的线性固化，成为一道未被照亮的暗影。

在原著中，火焰是李斐与庄树命运交织的核心意象。1995年的一个冬夜，少女李斐计划点燃汽油桶为庄树制造一场焰火表演，这场未竟的约定既是青春的浪漫，也是悲剧的伏笔。火焰在此刻既是“摩西分海”般撕裂命运的力量，也是吞噬希望的深渊。双雪涛通过火焰的反复出现，构建了一个充满时间褶皱的叙事迷宫——每一次燃烧都是对过去的回溯，也是对未来的预兆。火焰的不可捉摸，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“一切皆流，无物常驻”，它既是瞬间的炽烈，也是永恒的消逝。

然而，电影将这一意象简化为视觉符号的机械重复。导演执着于用熊熊烈火标记情节转折，火焰的每一次出现都沦为情绪的廉价催化剂。原著中火焰的哲学性被消解为一种工具性的美学装饰，它不再承载时间的流动性，反而成为凝固的标本。当刘昊然饰演的庄树在玉米地中点燃汽油时，观众看到的是一团真实的火焰，而非小说中“燃烧的既是现实也是记忆”的多义性。这种具象化的处理，恰恰让火焰失去了作为“变化”载体的资格——它不再是赫拉克利特笔下永远更新的河流，而是一潭被抽干生命力的死水。

原著《平原上的摩西》的文学性，在于其通过多重视角构建的复调叙事。傅东心与庄德增的婚姻裂痕、李守廉的救赎与堕落、庄树与李斐的错位人生，共同编织出一张关于创伤的巨网。令人遗憾的是，电影却将这张巨网裁剪为单薄的爱情悬疑片。周冬雨饰演的李斐，剧本赋予她的仅是“被侮辱与被损害”的符号化命运，车祸、家暴、药物控制，这些叠加的苦难更像是对“疼痛青春”的拙劣模仿，而非对宿命的深刻叩问。刘昊然饰演的庄树始终未能展现角色应有的矛盾性，当庄树最终将手铐戴在李斐腕上时，观众感受到的不是命运轮回的震撼，而是类型片式的机械收场。

电影虽保留了老式出租车等视觉符号，但这些符号被简化为怀旧滤镜下的布景。这种处理让角色的苦难显得悬浮——当李斐质问“我想去南方错了吗”时，观众看到的仅是一个女孩的个人悲剧。

《平原上的火焰》的改编困境，本质上是文学与影像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可通约。双雪涛用文字构建的“流动的火焰”，一旦被电影凝固为具体的画面，便注定失去其哲学重量。当观众看到银幕上燃烧的玉米地时，他们记住的只是一团火光，而非原著中那句震颤灵魂的诘问：“你心里的念够诚吗？能让平原为你分开海水吗？”

（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）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平原上的火焰

两种视角下的命运之火

电影《平原上的火焰》改编自双雪涛的《平原上的摩西》，却在文学与影像的转换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。影片在灰烬中寻找微光，以悬疑外壳包裹个人悲剧，展现了小人物的命运抗争与救赎；与此同时，影片试图用火焰的意象串联起跨越三十年的爱恨纠葛，却因对原著哲学内核的消解与时代肌理的简化，最终沦为对“疼痛青春”的模仿。



□石可心

电影《平原上的火焰》原定档2021年12月24日，时间点与影片中故事的关键节点重合。迟到了四年后终于在这个月与观众见面，影片不负观众所望，在人物、情节和主题上呈现出复杂而多层次的表达。影片试图通过一场跨越八年的悬疑案件，勾勒出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。正如片名中的“火焰”所暗示的那样，影片在灰烬中寻找微光，试图以细腻的情感与视觉语言，诉说着小人物的命运抗争。

凛冽的平原上，人物是时代裂痕的肉身注解。影片伊始，庄树以一个不良少年的形象出场，与刑警蒋不凡偶遇，蒋不凡试图劝导这个迷茫的孩子找到人生的方向。开场的设计可谓巧妙，既交代丰富了人设，也让情节更加紧凑，为后半段庄树执意调查蒋不凡被杀案埋下伏笔。

影片中的两位主人公庄树与李斐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，在他们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少年的无畏与迷茫，他们敢于抢一辆车，放一把火，却不知自己的前路何在，未来何从。李斐不停地想去看南方，但她买下的四张票却注定闲置，南方不过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幻想，在这些小城居民中，他们早已没有了幻想，只有眼前不得不维持的生计。影片中最值得说道的人物其实是李守廉，原著中通过不同人物的讲述续写篇章，可偏偏没有李守廉的讲述，这个忠厚老实的男人，在被父爱冲昏头脑的一刻犯了错，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转动，改变了他与李斐、庄树三个人的命运。电影将人物进行了深度刻画，不仅成功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角色，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人物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和燃烧的生命力。

悬疑外壳包裹的不仅是跨越八年的真相，更是个人悲剧的困境。虽然电影的主人公是庄树和李斐，但情节由李守廉这个悲剧人物层层展开，为了保护女儿，他燃尽了自己。影片以一件刑事案件作为叙事线索，通过时间线以及人物动机，将庄树、李斐、李守廉等人的命运轨迹与社会图景编织成严密的多线结构，实现了悬疑类型与历史书写的互文性叙事。

火焰在灰烬中重生，照亮救赎的路径——《平原上的火焰》以灼热的情感温度，讲述了一个有关和解的寓言，让“救赎”成为缝合裂痕的细密针脚。庄树的运气好，在迷茫的少年时代遇到了蒋不凡，李斐却不一样，她品学兼优，是众人眼里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她应有着美好的未来，可突然的变故让她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牵连。她向往温暖的南方，那里仿佛是个世外桃源，但她也清楚那只是幻想，于是去试手套，试图适应寒冷的严冬，而在庄树将手套买给她的那一刻，她感受到了救赎，有庄树的地方，就是温暖的南方。两个少年在河边燃起火焰，互诉心声，在一声声的“小庄”中，两个少年达成了和解，没有之前的隔阂，

两颗情感的种子也在慢慢发芽。而本该在玉米地燃烧的火焰，转换成了出租车的熊熊烈火，燃尽了二人的命运与缘分，最后李斐疯狂地看着孙天博在自己面前抽搐，踢倒的炉子泛出火星，点点火光映在李斐的脸上，她最喜欢的火，成了她掩盖杀人的罪证，也将她拉进了罪恶的深渊。影片最后，庄树与李斐依偎在一起，二人都曾是对方的救赎，而这一刻，他们好像又回到了少年时代，不同的是，连接二人的不再是一声声“小庄”，而是冰冷的手铐。

《平原上的火焰》以悬疑为刃，火焰的意象贯穿始终：它焚毁真相，也煅烧救赎；它灼痛记忆，却照亮尊严的残片。影片拒绝廉价的悲情，而是让火焰在废墟中沉默燃烧。影片未给出乌托邦的答案，但灰烬中闪烁的微光，已是“生如草芥，命若野火”最锋利的注解。

（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）

在灰烬中寻找微光

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